

FURIN TO NANBEI

不伦与南美

Banana Yoshimoto

[日] 吉本芭娜娜 著

[日] 原增美 画

李萍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013068865

I313.45
748

FURIN TO NANBEI

不伦与南美

Banana Yoshimoto

[日] 吉本芭娜娜 著

[日] 原增美 画

李萍 译



I313.45
748



北航

C1676300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伦与南美 / (日) 吉本芭娜娜著; 李萍译. —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3. 7

ISBN 978 - 7 - 5327 - 6211 - 8

I. ①不… II. ①吉… ②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96410 号

FURIN TO NANBEI by Banana Yoshimoto

Copyright © 2000 by Banana Yoshimoto

All rights reserved

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GENTOSHA INC., Japa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ZIPANGO, S. L.

图字: 09 - 2006 - 017 号

不伦与南美

[日] 吉本芭娜娜/著 [日] 原增美/画 李萍/译
责任编辑/姚东敏 装帧设计/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 插页 8 字数 48,000

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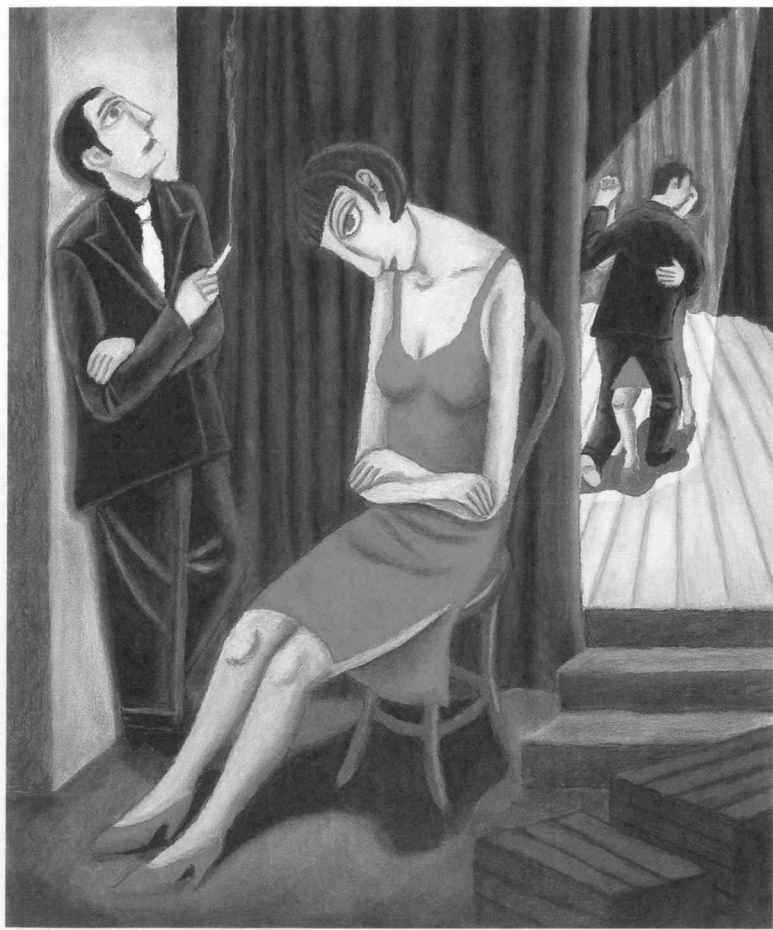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0,001—7,000 册

ISBN 978 - 7 - 5327 - 6211 - 8 / I · 3688

定价: 2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 T: 021-64511411





目 录

电 话

—— 1 ——

最后一天

—— 23 ——

小小的黑暗

—— 43 ——

法国梧桐

—— 63 ——

蜂糖水

—— 81 ——

日 晷

—— 95 ——

窗 外

—— 107 ——

后 记

—— 133 ——

附录·旅游行程表

—— 143 ——

电
话

公司派我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差。这是我第一次去阿根廷，心想还是尽量住在繁华地带好些，以便了解当地风情，于是预订了位于当地商业街——佛罗里达大街上的一家豪华酒店。

抵达当地见到我的导游兼翻译后，没料想这个日裔男子向我道歉说，原本预订的那家酒店当天客满，第一天只好改在另一家。长途旅行后已是疲惫不堪的我也没什么力气多发牢骚，只是说：“只要规格一样就好。”反正第一天晚上只是用来睡觉的。

这是一次漫长的飞行，途中要经停洛杉矶、圣保罗市，后半程更是无所事事、无聊透顶。因公司经费及人员所限，需要独自一人出差的情况并不少见，但如此大费周折还是第一次。

我在一家设计公司做社长助理。公司的业务不仅包括家居室内装修，也包括饭店内部装潢，甚至菜谱、菜品的设计等各个方面。这次的委托人是一对夫妇，丈夫是阿根廷人，他们要开一家阿根廷风味的家常菜馆。

老板是那种极富敬业精神的人，决不会用便宜货搞点“阿根廷风格”来草草了事。如果有时间，他一定会亲赴当地考察；没时间的话，就派懂得几门外语的我到那里挨家考察众多店铺，并把他们的装修情况拍照记录下来。虽然最终的作品无疑仍是东京街头随处可见的舶来货，但老板似乎懂得魔法，懂得如何去赋予店铺生命，他必定设法把店主人的兴趣爱好巧妙融入设计之中，即便预算不多，也会相应地全面考虑。经我们装修过的店铺即便空无一人时会让人觉得略有缺憾，但一有客人进店就立刻焕发出勃勃生机，因此总是顾客盈门。我喜欢看他魔法生效的瞬间，也喜欢在店里找寻自己的摄影作品留下的印记，加之成为摄影师原本就是我的理想，所以对现在的工作心满意足。

第一眼望去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确与欧洲街头有些相似，但浓烈的南美气息从各个角落飘出，覆盖了一



切。墙壁上的信手涂鸦、广告的艳丽色彩、垃圾飞舞的人行道，还有从未见过的行道树肆无忌惮地伸展着繁茂的枝叶，枝头缀满或红或紫的花朵。不管多么狭窄，只要有一点空间，孩子们就围着足球飞奔追逐。天空也是湛蓝湛蓝的。仿佛没有什么抑制得住南美大陆喷薄欲出的活力，它已经刻在了每个过往行人的脸庞上。

据说这酒店是当地最高档的，不过还是离闹市区远了些。在周围杂乱一片的房舍的映衬下，这座现代化建筑更显得卓尔不群。门前停着一排出租车，门童身穿制服手脚麻利地工作着。一大群十几岁的女孩子，至少有五十个，不知为什么正挤在富丽堂皇的酒店大门处。她们一大堆人叽叽喳喳吵闹着，做什么的都有，手拿杂志的，拿着巨幅标语的……不一而足，大概是哪个摇滚歌星在此下榻吧。女孩们的头发、衣服颜色各不相同，就像是小花瓶里塞满了的五颜六色的鲜花一样，看来是打算彻夜守候了。酒店好像不会放她们进入大堂，但也并不打算将她们驱逐出去。这幅情景很是可爱，街市的喧闹似乎也被带到了这里。

穿过满是商务宾客的大厅，终于来到房间。我先冲

了个澡，接着下楼去餐厅吃晚饭。餐厅极富情调，使人仿佛置身欧洲。我慢悠悠吃完一大盘意大利面，又简单拍了几张照片后回到房间。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长途旅行，现在终于可以散开头发，解下胸罩和腰带，脱掉连裤袜，好好放松一下了。

身体还是僵硬的，浮肿的腿脚似乎快要抽筋了。窗外可以看见温室一样的室内游泳池的顶棚，还有墙壁岌岌可危的古老的教堂。在与酒店正门相对的教堂侧面有一小块草坪，另有一群追星少女在那里铺上毯子，几个人裹在一起。与守在大门口的女孩子们不同，她们抬头盯着窗户，大概准备通宵守在这里，等那个歌手俯视夜景的时候见上一面。一团团这样的白点点缀在幽幽黑夜中。

我把水放满浴缸，打算舒舒服服泡个澡，然后吃几片安眠药早早睡下。就这样，我在小小的浴缸里躺了下来。

酒店生活最令人烦恼的是洗澡时换洗衣物、洗漱用具等全都被水汽打湿，最惬意的是可以不用清扫、做饭。

泡在热水里，身体的疲倦缓解了许多，差一点睡

着。我又慢慢加了点热水，深藏在体内的睡意不觉间受到尖锐的水流声诱惑，渗出体表来。踏上一片未知的土地、时时处在敏感而又紧张的状态之下的身心，仿佛在这热气腾腾的流水中获得解脱，而疲惫却犹如活物，牢牢盘踞在我的体内。

这样不知过了多久，完全泡透的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光着身子回到房间里。冷气开得很大，却让人感到舒适得恰到好处。打开冰箱拿出一瓶啤酒，借着冰凉的啤酒吃了点药性不强的安眠药，想借此一举消除时差带来的不适。

电视里喋喋不休地讲着西班牙语。我边看电视边喝啤酒，就这样裹在浴巾里坐着。渐渐感到有些冷，于是把冷气调小了些。惹人心烦的空调声一小下来，立刻感觉到了房间里的寂静。除我以外再无其他活动着的生命，灰色的地毯发出幽暗的微光，射灯的光线仅落在手边、脚边，电视屏幕的闪烁充斥着房间的每个角落。睡意无法抑制地袭来，我起身想从行李箱中拿出睡衣。正在这时，电话响了。

大概是安眠药发挥了作用，我的头脑一片混沌，电话看上去白得刺眼，铃声却听起来含糊不清。这铃声慢

慢渗入房间的每个角落，像是要挤掉屋里的静默。电话上贴有图示，标出总机、客房服务、外线、叫早服务等号码。我拿起话筒，漫不经心地看了两眼。

看看表，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了。日本正好相反，应该是正午时分。我想，一定是老板打电话来确认我是否平安到达。

“喂。”我拿起电话，可那边传来的只有一片嘈杂。我这时才迷迷糊糊想起，真奇怪！应该不会有人知道我换到这家酒店了呀。

“喂？”我又大声问了一次。这次，隐约有个女人的声音夹杂在一片嗡嗡的杂音中传来。并不是老板，而杂音也清楚地表明，这是国际长途，不是客房之间拨错的电话。

费了好大劲，终于搞清楚是有人在极小声地说着什么，而且是日语。

“请大点声！”

这一次，话筒那边的那个女人一字一顿地大声讲起来：“今天早晨，宫本，出车祸死了。他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虽然杂音依旧，但这两句话听起来异常清晰。每一

字每一句都铿锵有力，如同经过高音质喇叭，从耳边径直闯入体内。那种体验跟潜水一样，在水中仅通过肢体语言与对方沟通，不曾运用言语交流，浮出水面后却感觉已与对方说过千言万语。同样的，杂音并非消失，只是被思想摒弃在外。这是一种特别的听闻方式，集中精神，缩短心与心的距离，就这样倾听交流，只有意思径直传递过来。

“什么?!”

好像我的一声惊呼破除了魔法，房间里的一切又都回到现实中，杂音也跟着回来了，那头的电话随之挂断。

我被孤零零地扔在这间幽暗、寂静、仅有电视中轻微的音乐流淌的房间里，呆呆地眺望着电话上贴着的图示，一次接一次举起酒杯，倒一口酒在嘴里，再举，再倒。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，啤酒已经微温，味道更加苦涩。

安眠药在我疲惫的身体里发挥到最大效力，我眼皮沉重，完全无法思考，然而意识却异常清晰，仍然处在刚才的电话所造成的强烈冲击中。

电话应该是雅彦的太太打来的，可她是怎么找到这

里来的呢？还有，我怎么也无法想象，那个我此刻脑子里所想的雅彦有可能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？

不可思议。

我试着打他的手机，却被转到了留言服务。打了几次，每次都是这样。他这个手机是在哪里响着呢？医院？他的遗体旁？种种不祥的猜测没完没了。一颗心太想逃避，画面无法清晰浮现出来。雅彦的手机是黑色还是珍珠白来着？不知不觉我又老在思考这些事情。

我一直坐在那里，直到洗过的头发变凉才踉跄着起身。坐得太久，湿漉漉的身体在床上留下一团圆圆的印迹，像是一摊尿渍。我换上睡衣，不由自主地走到窗边再一次向外望去。

心情不同，眼中的风景也发生了改变。女孩们裹着毛毯坐在草地上，宛如一朵朵盛开的白花。刚才还觉得她们如此辛苦，现在却觉得这样一整夜仰望楼上套间的她们看起来是那么甜蜜，都有些羡慕她们了。光是在近旁守护着心爱的人入眠就很开心了吧！光是和朋友一起守夜就很快乐了吧！黑暗中的毛毯看起来宛如天使的翅膀。

也曾想过打电话到雅彦家问问他太太，可是如果他